

陣綫報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362878 M. C. (P) 3887

語錄

爲了激起同情，貴族們不得不裝模做樣，似乎他們已經不關懷自身的利益，僅僅是爲了被剝削的工人階級的利益，才向資產階級聲罪致討了。

馬克思 恩格斯

498 期 13-8-1972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版

附畫頁

20 分

萬眾憤慨的票據業風暴

李光耀集團必須負起最大的責任

自從七月三十一日李光耀集團下令占美尼票據有限公司與寶馬票據有限公司收盤以後，成千上萬的人民，多數是家庭主婦、工人、書記、小販、教員、領養老金者、小商人等等（全部是中下階層的人民），都坐立不安。很多人民把他們畢生積蓄的血汗錢，養老金和公積金等，投資在票據業上，希望賺取蠅頭小利，以作較好的養老保障。

現在，却晴天霹靂突然聽到他們畢生辛勤積蓄的血汗錢，最多只能收回二、三成的噩兆，很多人民遭受慘重損失，一時都不知所措，很多大感絕望。即使那些沒有直接被牽連在內的人民，也對票據業風暴所牽連到的龐大數目所震驚。至少已有一位婦女因受不起這突如其來的重大打擊而自殺身亡！

是誰應該對這次票據風暴負起責任呢？在採取行動對付票據公司時，（它們企圖把一切過失和責任推給票據業經營者負責）李光耀集團不斷強調它們的行動是什麼要保護票據業會員和公眾人士的利益。這是事實嗎？答案是：絕對不是這樣的！

毫無疑問的，對那些非法盜用廣大人民畢生辛勤積蓄的人，是有必要採取嚴厲的行動。然而，對這些票據公司遲遲的，並等到票據會員遭受更大損失時才開始採取行動，李光耀集團是不能逃避其責任的。實際上，李光耀政權誤導人民，

使他們誤以爲票據業是得到政府的批准，所以他們投資在票據業上是“安全和穩固”的，而事實却剛剛相反，他們的投資不但沒有“安全和穩固”，反而遭到慘重損失。因此，李光耀集團對這次票據業風暴，必須負起最大的責任！

再者，事實證明，李光耀集團並沒有真心誠意照顧票據業會員和公眾人士的利益。讓我們來看看事實吧！

李光耀政權的長期失責

第一，李光耀政權早已知道某些票據公司和會員競標銀會，而公司將從那些標不到會的會員收來的會銀，在其他生意上作風險性的投資。要是這些風險生意倖倖獲得成功，票據會員的投資有可能暫時可以得到保障；但要是這些風險生意一旦失敗，票據會員的投資也將隨之完蛋！

這些票據公司實際上是騙子的組織，其經營不是照顧票據會員的利益，相反的，却是照顧一小撮經營者的利益。例如，根據政府的文告，占美尼票據公司經已承認它和會員競相下標銀會。至今，它已經營了數年，每年的營業額達數千萬元以上，並擁有成千上萬名的會員

因這樣龐大的營業額和牽連到廣大人民（請記住，到處的票據業活動都被發現是進行大欺騙，甚至，香港禁止票據業活動，以及星加坡的兩間大票據公司——Premier票據公司和二十世紀票據公司，在去年已經收盤），人民也總會這樣猜想，政府一定會進行審查和監督這些票據公司的活動，以保護廣大票據會員的利益。而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也一定會這樣做的。

然而，李光耀集團並沒有對這些票據公司進行什麼審查和監督，反而讓這些票據公司自由地經營，肆無忌憚地大幹其勾當。李光耀集團對票據業從不，促使票據公司如雨後春筍般的紛紛成立，結果使那些受誤導的人民把他們畢生辛勤的積蓄都投資在票據業上。在去年早已通過的票據法令，而在今年一月已所謂生效的，却遲遲的在今年七月一日才真正實行。

所以李光耀集團是怎樣保護票據會員的利益呢？難道事實不是證明李光耀集團是蓄意忽略人民的利益嗎？

發給執照是誤導人民

遭受更大的損失

第二，根據八月四日票據總監屬下的會計師在高等法庭的宣誓口供書指出，由該公司所提供的數目字看來，在六月十五日，占美尼票據有限公司已經負債大約二千三百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五十萬元，而它的資產只有一千七百八十萬元，對抵之下，尚不敷五百七十萬元——這就是公司和會員競相下標而標去會銀的結果。（在八月七日，總檢查長公布，“占美尼票據公司在六月底已欠下會銀一萬萬一千三百萬元”。）即使從該公司所提供的數目來看，不管從任何角度看來，這五百七十萬元都是一筆相當龐大的數目，一定牽連成千上萬人民的辛勤積蓄。如果李光耀集團是照顧人民利益的話，它們應及時（在六月十五日）就採取行動對付占美尼票據公司。

可是，李光耀集團却沒有及時採取行動，反而因為“占美尼票據公司保證將彌補該公司財政”和“有兩個金融集團對占美尼票據公司表示興趣”，第一個有意對占美尼投入更多資本，第二個有意接管占美尼公司，李光耀集團就於七月一日發給占美尼票據公司營業執照，使它照舊營業，從而使公司藉此名義，誤導更多人民，使他們以為投資在票據公司，是什麼“安全可靠”的！

實際上，在七月一日李光耀集團發給票據公司營業執照後，使人民以為投資票據公司是所謂“安全可靠”，所以更多人民對票據公司作更大的投資。

根據總檢查長的公布，在發給執照後，在七月間占美尼票據公司組織了十八個新的銀會，並向會員進一步鳩收四萬七千元。同樣的，寶馬在七月間也組織了二十六個新銀會，並從會員鳩收了四萬四千八百元。這進一步使更多人民遭受更慘重的損失。

所以李光耀集團是怎樣的保護票據會員的利益？它們發給票據公司執照，難道不是誤導人民，使他們遭受更大的損失嗎？

難道一個真正照顧人民利益的政府，會接受一間經已負債累累的公司毫無實際保障的口頭“保證”，和接受所謂金融集團口頭的“對可行得通的計劃”有興趣，就發執照給它們，使它們照舊營業，從而誤導更多人民投資票據公司而遭受更大的損失嗎？

答案是：絕對不會！沒有一個真正照顧人民利益的負責任政府，會相信那些經已在行動上證明是不可信任的人的口頭保證！

李光耀集團妄圖進一步為它發給票據公司執照而辯護，說什麼“這樣將使它們受到票據法案條文約束”，“會有效地阻止它們犯法”，“同時也會避免會員爭先向該公司要求領款退會”，“從而照顧票據會員的資產”，和避免“對其他票據公司的嚴重影響”。

所有這一些都是遁辭。即使這些“解釋”被接受的話，事實上，實際效果却和反動派的“願望”相反。對占美尼、寶馬和其他票據公司發給執照，並沒有阻止這些公司的“犯法活動”，更沒有“照顧票據會員的利益”。

也因為李光耀集團遲遲才採取行動，不但“嚴重影響其他票據公司”，更重要的是，還“嚴重影響”星加坡島上成千上萬人民的生計！

在這樣的情況下對占美尼票據公司發給執照，李光耀集團的做法是最不負責任的！它們經已誤導人民遭受更大的損失！

對占美尼票據公司並沒有進行監督

第三，在七月一日發給票據公司營業執照後，李光耀集團清楚地知道占美尼票據公司還是像以往一樣地繼續和它的會員競相下標，使它的負債額越來越大。然而，李光耀集團並沒有及時對它採取任何行動，直到七月二十八日當“公司非常清楚地表現出毫無還債能力”時，才被建議收盤；即使這樣，李光耀集團也直到七月三十一日，才真正下令要它收盤。在這段期間，占美尼“到七月三十一日，已負債將近三千八百萬元的巨款”。

為什麼較早時，李光耀集團沒有對占美尼票據公司進行審查和監督，以保護會員的利益呢？為什麼沒有對占美尼票據公司及時採取行動，以減少會員的巨大損失？

有那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會允許票據公司盜用會員的會銀和增加他們的損失——廣大人民的損失？李

光耀集團所誇張的“有效能政府”在那里呢？它們又是怎樣的保護票據會員的利益呢？

為它們的失責進行辯護

第四，在寶馬企業公司的案件中，從四月二十五日到五月二十日的調查中顯示“公司和它的會員競相下標，盜用會員的會銀約五百萬元”。（總檢查長八月七日在法庭上指出，“寶馬企業公司在六月三十日已欠下會員二千五百萬元”！）

當公司董事拒絕對他們的帳目進行解釋，和“表現極不合作的態度”時，這已經足夠給李光耀集團一種警戒。為什麼在當時沒有即刻對寶馬採取行動？現在李光耀集團的藉口却是“不能在票據法令下採取行動”。要是這樣的話，為什麼不在其他條款底下採取行動，以保護成千上萬名票據會員的利益呢？

即使在現有法令下，也沒有一條法令可以拿來採取行動對付那些失信和“盜用”公款的人，但是，如果要的話，它們是有着其他途徑來對付那些欺騙人民大眾的騙子的。為什麼對付社陣和人民，李光耀集團總是有“法律”手段的，而對付那些“盜用”人民的血汗錢的騙子，却沒有法律呢？

非常明顯的，這些“解釋”，完全在為李光耀集團的失責進行辯護！它們的“解釋”，絕不能使廣大人民，尤其是遭受票據公司的欺騙而損失的人民所信服。

相反的，這只能再度暴露李光耀政權的親大資本家的本質，以及暴露黑暗和腐朽的資本主義全盤制度，只允許大資本家和大金融家財團在各方面自由剝削和掠奪廣大人民群眾的財富！

欺騙人民的藉口

第五，根據反動派從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九日的調查，發現寶馬企業公司所標的會銀，已從五月二十日的五百萬元增至七百萬元。

李光耀政權強調它們決定採取（過遲的）行動對付寶馬企業公司“是由于公司的帳目表所列的虧損款額巨大——七百萬元。”

要是這樣的話，同樣的，在五（轉入第十二版）



英國經濟情況惡化 英鎊爆發嚴重危機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七月廿五日廣播〕據新華社六月廿四日報導：以美元危機為中心的西方貨幣金融危機的迅速發展，使英鎊在資本主義世界外匯市場上受到猛烈沖擊，地位劇急削弱。到六月廿三日，英國政府被迫宣布採取讓英鎊在外匯市場上自由浮動等緊急措施，企圖進行搶救。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外匯市場，再次陷入一片混亂之中。

這場新的英鎊危機是緊接着今年六月初資本主義世界又一次掀起的搶購黃金風潮之後爆發的。當時西歐市場的黃金價格扶搖直上，創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高記錄。在這同時，英鎊在西方外匯市場上一直受到很大壓力。到了六月十六日，拋售英鎊之風便猛烈地刮了起來，當天，倫敦市場上的英鎊同美元的比價，從官定的一英鎊相當於二點六〇二七美元，下降到二點五九五美元，到二十二日，繼續下降到二點五六四五美元。在西方其他一些外匯市場上，拋售英鎊之風也刮得很猛。儘管連日來英格蘭銀行以及同英國在貨幣問題上達成某些協議的西歐共同市場國家的中央銀行多次出來收購英鎊，企圖平息拋售英鎊之風，但情勢仍然繼續惡化。到六月廿三日為止，光英格蘭銀行為挽救英鎊就已經損失了五億英鎊的外匯儲備。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政府經過連日的緊急研究後，在六月廿三日，宣布採取讓英鎊在外匯市場上自由浮動的措。同時，決定立即把倫敦的外匯市場關閉兩天，以便進行新的安排。

所謂讓英鎊自由浮動，實際上等于讓英鎊變相貶值，是用於挽救英鎊的權宜之計。英鎊在戰後曾多次被迫貶值，但是，像這樣的變相貶值還是一九三一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以來的第一次。英國財政大臣巴博六月廿三日下午，在議會發表的一項聲明中表示：“政府所以採取這一暫時的措施，是因為如果聽任目前局勢繼續發展，我們可能發現在這個壓力之下，我們的儲備會大大地隨之減少。”這次英鎊

危機，深刻地反映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金融貨幣危機和財政經濟危機的嚴重程度。

英鎊危機劇急發展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國在去年採取的一系列轉嫁美元危機的措施，進一步加深了西方其他國家，特別是英國的財政經濟困難。去年以來，英國的工業生產，本來就處於停滯不前狀況。根據英國官方公布的指數，今年第一季度的工業生產比去年第四季度又下降了百分之二點七，特別是製造業的情況更不景氣。失業工人人數，今年第一季度，連續三個月都在百萬以上，於此同時，通貨繼續惡

性膨脹。這種情況，使得英國出口商品的競爭能力遭到進一步削弱。對外貿易今年連續五個月出現赤字。英國財政大臣巴博在談到當前的英鎊危機時說：毫無疑問，造成這種情勢的一個根本原因是對通貨膨脹的焦慮。

英國宣布英鎊實行自由浮動的措，在西方金融市場，引起了一片混亂。據報導：在英國宣布這一決定後，地位劇急衰弱的美元，再次在外匯市場上受到沉重的壓力。西歐外匯市場掀起了拋售美元之風，美元的價格跟着下跌，黃金價格猛漲。西方其他貨幣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西歐各國和日本的外匯市場都不得不宣布關閉。英國報紙認為，整個西方金融貨幣形勢將進（轉入第四版）

短評

敵人的失敗和掙扎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七月十五日廣播〕從去年九月以來，拉扎克集團向戰鬥在霹靂和豐和烏魯打地區的我軍發動大規模的進攻。於此同時，敵人在上述地區，實行長時間戒嚴，逮捕無辜群眾，並且採取各種手段，殘酷迫害各族人民，特別

是居住在所謂新村的勞動人民。敵人企圖通過這些軍事行動和迫害人民的法西斯措施，來切斷我軍同人民群眾的聯繫，阻擋我軍的勝利進軍。但是，敵人這個陰謀失敗了。

十個月來，我軍發揚不怕困難，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密切聯繫群眾，運用機智靈活的戰術，英勇地展開了反“圍剿”的鬥爭，打擊了敵人，壯大了自己的力量。敵人的長期迫害，不但嚇不倒人民群眾，反而激發了人民群眾的仇恨，增強了人民群眾支持解放軍，擁護共產黨的決心。十個月來，人民群眾特別是新村的勞動人民，創造了許多方法，勝利地堅持了反迫害的鬥爭，在政治上給了敵人以沉重的打擊。

長期實行戒嚴是敵人孤立無能

的一個標誌。敵人幻想用這種集體懲罰的手段來逼取情報，結果是飲鳩止渴，政治上更加破產。但是，敵人不甘心失敗，還要進行掙扎，它繼續派軍進山搜索，變換迫害群眾的方法。同時，還打腫臉皮充胖子，吹噓其“效忠行動”的所謂成功。宣布取消戒嚴令，企圖借此給士氣低沉的偽軍打氣，並欺騙輿論，以便挽救自己政治上的破產。《海峽時報》在報導中替拉扎克集團辯護說：“戒嚴令的解除，有着更大的心理影響。”敵人雖然被迫宣布解除戒嚴令，但是，它還要採取更險險的方法進攻革命力量。我軍和各族群眾要加強團結，提高警惕，英勇作戰，為粉碎敵人的進攻，發展人民戰爭而奮鬥！



拉扎克集團的自我暴露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七月廿九日廣播〕在今年六月最後一個星期舉行的巫統全國代表大會上，僑總理兼巫統主席拉扎克作了所謂重要講話之後，我國各種反動宣傳機器，對此都保持沉默，這是引人注目的。在這個講話中，傀儡頭目拉扎克裝瘋賣傻，閉口不談我國各族農民，尤其是馬來族農民貧困的問題，他更加不敢提到傀儡政權通過強迫農民種雙季稻進行殘酷壓榨的事實。

不管傀儡頭目拉扎克如何狡猾，如何千方百計掩蓋自己的殘暴行爲，但是，他不能一手遮天。他的忠實走狗僑米穀局主席賽逸納賽爾，最近無意中洩露了拉扎克集團殘酷壓榨剝削農民的內幕。這不是賽逸納賽爾在說老實話，而是他欺騙馬來族勞動人民的一種手段。

今年五月，傀儡頭目賽逸納賽爾在接見馬來官僚資本家的一家反動雜誌的作者時，洩露了一些零星的材料。這些材料證明：拉扎克傀儡政權，花費國家資財數億元，用強迫農民種雙季稻的方法使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發財致富。它們對農民許下諾言，說什麼“實行種雙季稻計劃之後，農民每月的收入可以達到三百多元”。這完全是騙人的鬼話。據一家反動的英文報報導：“農民目前每月的收入有時只有二十五元。”姆達河水利區一個稻農說：“他種兩壟稻田，每月收入扣除各種費用和食用的大米之後，只有十幾塊錢。”他就靠這麼一點收入來維持一家六口人的吃、喝、穿、住、醫療以及孩子上學等開支，他談到全家痛苦的遭遇時，不禁熱淚盈眶，仇恨滿腔。

種雙季稻的計劃一開始，就遭到農民的抵制。但是，拉扎克傀儡政權軟硬兼施，用各種手段強迫農民種雙季稻。農民說：過去的馬來成語“有了穀子好辦事，有了大米一切順利”，對目前我國種雙季稻的農民已經不適用了。因此種雙季稻的農民已經創造了自己的成語：他們說：“有了穀子我們的開支更大，有了大米我們的勞動更重。”爲什

麼呢？道理很簡單，爲了實行拉扎克傀儡政權強迫種雙季稻的計劃，農民被迫進行雙倍的勞動，從翻地、撒種、插秧到購買肥料和農藥，從鋤草、收割、打穀、運輸到向傀儡政權或地主繳納宗教捐以及其他費用，都是加重一倍。此外，水利“計劃”區的農民還得繳納很高的水利稅。在地主把地租提高好幾倍的同時，傀儡政權還大大加重農民的捐稅負擔，所有這些，都使農民的開支大大增加，被迫終身負債，無法解脫。

地主和高利貸者像寄生蟲一樣，通過放高利貸對農民進行敲骨吸髓的剝削。不僅如此，僑農產銷售局還對農民進行欺榨和剝削。當僑農產銷售局聲名狼藉，不得人心的時候，傀儡政權就用賽逸納賽爾爲頭目的僑米穀局來代替僑農產銷售局。它們用盡各種手段，對農民進行欺榨和剝削，如藉口穀子太潮濕，不干淨，大打折扣。它們偷吃秤頭，竭力壓低穀價，還向農民徵收運費。總之，爲了欺榨和剝削，它們真是無所不用其極。

有人認爲，拉扎克傀儡政權強迫農民種雙季稻的作法，同荷蘭殖民者統治印度尼西亞初期所實行的強迫種植制度如出一轍，這是千真萬確的。

一八三〇年，荷蘭殖民者通過荷蘭東印度公司，強迫印度尼西亞農民特別是爪哇島的農民種植咖啡、甘蔗等出口農作物。荷蘭殖民者就是靠掠奪印度尼西亞農民的勞動果實來維持荷蘭政府的統治，使它免於垮台。可是，創造了大量財富的居住在爪哇島的印度尼西亞農民却死於飢荒。拉扎克傀儡政權強迫我國各族農民搞“水利計劃”和種雙季稻的情況也是這樣。強制實行

“水利計劃”和種雙季稻計劃的目的，完全是爲了迫使農民充當馬來官僚資本家和地主的牛馬，以便掠奪大量財富。結果，它們越來越富，農民越來越窮。農民雖然生活在美麗富饒的國家里，却過着飢寒交迫的日子。傀儡政權每年在姆達河水利“計劃”區徵收的水利稅大約五百萬元，可是，有五壟地的農民每月的收入只有三十二元左右；耕種兩壟稻田的農民每月的收入只有十幾塊錢；那些連一寸土地也沒有的農民就更不用說了，只要想一想，姆達河水利“計劃”區五萬戶農民中，有五份之三完全沒有土地，就知道他們貧困到什麼地步了。

這些事實表明，拉扎克傀儡政權的“鄉村發展計劃”，不僅沒有給農民帶來任何好處，而且使他們的苦難更加深重。這就是傀儡頭目拉扎克在檳城二十三屆全國代表大會的講話中之所以對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殘酷壓榨農民的事實，故意閉口不談的原因。但是，儘管他如何竭力掩蓋自己的罪行，都必將遭到更可恥的失敗。我國各族農民反抗拉扎克傀儡政權的鬥爭日益高漲，徹底埋葬傀儡政權的日子一定要到來！

（接第三版）

一步動盪。美聯社六月廿三日的一則發自倫敦的消息說：這場英鎊危機僅僅是點燃了可能釀成一場大火火星。

逃不了歷史的懲罰





占、寶票據會員訪問記

☆ 集體採訪·小羣執筆 ☆

七月卅一日，李光耀傀儡集團突然下令占美尼、寶馬等票據公司停止營業，立即掀起一場空前浩大的票據風暴，許多票據參加者惶惶不安，占、寶兩公司的會員更是蒙受了巨大的損失。票據公司的確是騙取大眾錢財的機構，理應加以封閉；但李光耀傀儡集團這種突如其來的“停止營業”法，是否對票據會員有利？爲了進一步了解群眾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們幾個同志特地組成了採訪隊，訪問票據會員，詢問他們對這場票據風暴的看法。以下是我們採訪的報告：

今天，我們來到高等法庭，因爲今天提審票據公司老板，所以一早法庭外就擠滿了人。

這時，我們看到一個中年婦女，站在法庭走廊的一角流淚，我們於是走過去查問究竟。原來她是寶馬票據公司的會員。她告訴我們說：“我辛辛苦苦把洗衣、替人照顧孩子賺來的錢，大部份拿來參加票據。”她說，一年前，有人到她住處招會員，那人告訴她“這是政府的，不用怕會走掉（捲款逃跑的意思）。”她說沒想到會有今天，說着說着，悲傷地哭了起來。

我們正在向她勸說，旁邊也走來了一些人，其中一個工人模樣的青年，眼光充滿仇恨，氣憤地說：“我也被那些鳥蛋吃去了數千元。這個青年是某機器廠的技工，他坦白地說他辛辛苦苦儲蓄錢，是要當結婚費用的，如今什麼都完了。他表示不能同意李光耀傀儡政權的作法，說：“如果票據公司不是正正經經地做生意，而是以此來騙人，那麼政府應當督促它們辦到所有會員標完會，才封閉它們。政府現在這樣的做法，只是使我們會員蒙受巨大的損失。”

有一個年紀約六十歲的老太婆，指着法庭咒罵：“天壽短命，吃我一千塊不得好死！”這個老太婆告訴我們，除了她自己被吃去外，她的三個女兒的錢也被這群“不得好死”的吃去。她說早在半年前，她就一贏下標票會了，可是始終標

不到。而且據說有一些標到會的人，票據公司又藉口怕會員逃跑，必須找有錢人担保，否則不給錢，真是無賴到了極點。

許多人在評論這件事時，往往幸災樂禍地認爲“都是因爲會員貪心，才會上當”，或者說是“會員自己傻瓜，才會受騙”，其實，我們聽這些受害者訴說，更明白不能全怪他們，他們過去已經對票據的穩當有所擔心，可是後來李光耀傀儡政權作了調查，又發給這些票據公司准証，因此他們以爲既然“政府作了調查”，有註冊，當然是穩當，可靠的，所以才繼續參加。絕大部份票據會員，對李光耀傀儡政權一個月前發給准証；一個月後吊銷註冊，完全不顧會員的利益的行爲，表示極端的憤慨。他們認爲，李光耀傀儡政權應當對會員所蒙受的損失負責任。

參加票據銀會的，大部份是受薪階層的人士，他們並不是有很多剩餘的錢，而是辛辛苦苦節省下來的。他們參加票據銀會的目的，不外是希望急用時可以標會來周轉，或者當作一種儲蓄，如今蒙受這麼巨大的損失，對他們來說的確是一種沉重的打擊。

傀儡政權最近吹噓說它們一早就知道票據公司是吃人的，票據公司的老板把多少多少錢運往外國，它們都一清二楚，可是爲什麼不早揭發他們的罪行，對付他們，而要等到更多人受害才下手呢？

爲了安定人心，李光耀傀儡政權再三保證要賠償票據會員的損失。但它們的“保證”靠得住嗎？大部份票據會員都表示懷疑。

我們訪問的結果發覺，除了少數會員對傀儡政權抱有幻想，以爲它們會主持公道，迫票據公司老板

把錢還給會員外；大部份會員都是有理智的，他們認爲票據公司的那批傢伙是沒有能力還得起債的，而李光耀政權也是貪得要命的，說不定它們可就此發一大筆橫財，那里還會管會員死活。傀儡政權嗷嗷叫叫說要把票據公司老板終生監禁，大部份會員認爲這不過是裝裝門面的表演而已。並且指出即使真的將這些傢伙終生監禁，又有什麼用？

廣大人民群眾從這場票據風暴中，既能看清票據公司老板的可惡；又能揭露出傀儡政權作奸作歹的可恥行徑，的確是可喜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李光耀傀儡政權以爲可以打着“維護公理、主持正義”的旗幟，來掩蓋其幹着對自己集團有利，而對人民不利的壞事的罪責，到底是不行的，彼等的罪行終於是要被人民群眾所揭穿。

安全措施在那里？

工人

在行動黨反動政權的所謂採取工業安全措施之後，但是工傷事故依然不斷在發生。

數天前在合樂路的一座正在修建的阿波羅大酒店，發生了工場木架倒塌的嚴重事件，造成二名工友喪生和另三名工友受重傷。

事後僑勞工部長，就假惺惺地下令該建築工程暫時停止修建，並且成立一個調查該宗事件的所謂委員會，進行所謂深入地調查，這種虛偽的作法，乃是行動黨反動政權對待工傷事故一貫來的伎倆。

各種工業事故的發生，都是資本家和反動政權沒有照顧工人階級的利益和性命安全的結果。今天行動黨反動政權只照顧外國壟斷資本家和本地一小撮資本家的自私利益，不斷地壓低工資和鎮壓工人階級要求改善工作條件的鬥爭。並且強

(轉入第十一版)



列寧著作選讀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 “左派”幼稚病

— 列 寧 —

(接上期)

即使不是“數百萬的”和“無數的”，而是只有相當數量的少數產業工人跟着天主教神甫走，只有相當數量的少數農業工人跟着地主和富農（Grossbauern）走，那末根據這一點，也已經可以毫無疑義地得出結論說，在德國，議會制度在政治上還沒有過時，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必須參加議會選舉，參加議會講壇上的鬥爭，其目的正是在於教育本階級的落後階層，正是在於喚醒和教育不開展的、閉塞的和愚昧無知的農村群眾。當你們還無力解散資產階級議會以及其他類型的什麼反動機構的時候，你們必須在這些機構內部工作，正是因為在那里還有受神甫愚弄的、因閉塞而愚昧無知的工人；不然，你們就有成爲空談家的危險。

第三“左派”共產黨人說了許多多稱贊我們布爾什維克的好話。有時我不禁要說：你們最好少稱贊我們幾句，多研究研究布爾什維克的策略，多熟悉熟悉這些策略！1917年9—11月間，我們參加了俄國資產階級議會，即立憲會議的選舉。我們當時的策略是否正確呢？如果是不正確的，那就應該明確地說出來，並且加以證明；這樣做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制定正確策略所必需的。如果是正確的，那就應該由此作出一定的結論。當然，決不能把俄國的條件和西歐的條件等量齊觀。但是在專門談到“議會制度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這個概念究竟是什麼意思的時候，就必須準確地估計到我國的經驗，因爲不估計到具體經驗，這類概念就很容易流爲空談。我們俄國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9—11月間，豈不是比西方任何一國的共產黨人都更有理由認爲議會制度在俄國在政

治上已經過時了嗎？當然是這樣，因爲問題不在於資產階級議會存在得久不久，而在于廣大勞動群眾對於採用蘇維埃制度、解散（或容許解散）資產階級民主議會的準備（思想上、政治上、實踐上），達到了什麼程度。1917年9—11月間，由于種種特殊條件，俄國城市工人階級、士兵和農民對於採用蘇維埃制度和解散最民主的資產階級議會已經有了非常充分的準備，這是絲毫不容爭辯的、完全確定了的歷史事實。雖然如此，布爾什維克還是沒有抵制立憲會議，而是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和以後都參加了立憲會議的選舉。至于這幾次選舉曾經產生非常可貴的（對於無產階級萬分有益的）政治成效這一點，我敢說，我已經在前面所說的那篇論文中論証過了，該文對俄國立憲會議選舉結果作了詳盡的分析。

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絲毫不容爭辯的結論：已經證明，甚至在蘇維埃共和國勝利以前幾個星期，甚至在勝利以後，參加資產階級民主議會，不僅對革命無產階級沒有害處，反而會使它易于向落後群眾證明爲什麼這種議會應該解散，易于把這種議會解散，易于促使資產階級議會制度“在政治上過時”。不重視這種經驗，同時却希望隸屬於必須以國際的觀點來制定策略（不是狹隘的或片面的一國的策略，而正是國際的策略）的共產國際，那就是犯了極大的錯誤，那就恰恰是口頭上承認國際主義，事實上背棄國際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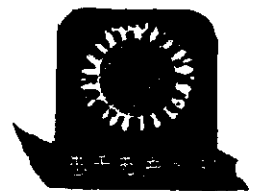
我們現在來看看“荷蘭的左派”主張不參加議會的論據。上面提到的“荷蘭派的”提綱中最重要的一條即第4條的譯文（譯自英文）如下：

“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已被破

壞、社會處於革命狀態的時候，議會活動同群眾本身的行動比較起來，便逐漸失去意義。在這種條件下，議會正在變成反革命的中心和反革命的機關，而另一方面，工人階級正在建立自己的政權工具即蘇維埃；這時候，拒絕參加一切議會活動，甚至可能是必要的。”

頭一句話顯然就錯了，因爲群眾的行動，例如大罷工，任何時候都比議會活動重要，決不是僅僅在革命時期或在革命形勢下才如此。這種顯然站不住腳的、從歷史上和政治上來看都是錯誤的論據，只是特別清楚地表明，提綱作者既絕對沒有估計到全歐洲的經驗（法國1848年、1870年革命前的經驗，德國1878—1890年的經驗等等），也絕對沒有估計到俄國的經驗（見上文），就是合法的鬥爭和不合法的鬥爭相配合的重要性。這個問題，一般說來，或是就目前特定的情況說來，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在一切文明的先進的國家內，由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內戰日益成熟和逼近，由于百般侵犯合法權利的共和政府以及一般資產階級政府瘋狂地迫害共產黨人（只要看美國的例子就夠了）等等，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愈來愈必須（有些地方已經做到）把合法的鬥爭和不合法的鬥爭配合起來的時候正在迅速地迫近着。這個極重要的問題，荷蘭人和一般左派却是根本不了解的。

(待續)



(32)
1972

樹膠花開的時候

* 田野 *

(接上期)

第三封信是這樣：“伊娜，上個月我病了兩個星期，公司開除了我，但得到了公司工友的交涉，我已回到工作崗位了，從這一次事件中，我知道了許多事，工友們有許多是華人和印度人，他們都不分種族地幫助我，我問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幫助我？他們說：我們都是工人都是受剝削的，是同一個類的，應該互相幫助，互相關心。我十分激動地握住了他們的手久久不放。伊娜，錢我是沒有得到，不過學了和懂了許多事情。”

那是最後一封信，到現在已沒有再收到了。

“馬末能回來是好的，生活到處是一樣，只要看得遠一點，目前的生活就算十分困苦也無所謂，你們依然可以結婚”。烏新對伊娜說。

伊娜臉上又湧上了緋紅，默默地低着頭。她沒有表示意見，讓一顆眼淚從眼裏跌落下來。

他們還談了許久，時間在悄悄地溜去，但他們根本也沒有想到魯士曼這個人現在已經是怎樣了……

(三)

那是中午的事了。

魯士曼拿着膠刀追了幾步就停下來了，他兇兇凸凸的眼睛望着沙峇飛快地向膠園的那一邊跑去。

他怔怔地站在那里，臉上滿是皺紋的肌肉在微微地抖動，那蒼白的頭髮向兩旁垂落下來，他忘記了他作了什麼，他忘記了他的存在，那把銳利的膠刀還緊緊地握在他的手里，離他不遠的地方，兩個歪斜的膠桶靜靜地躺在草地上，那乳白的膠液帶着塵土還在緩慢地向低處流去。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他終於清醒了過來了，他布滿血絲的眼睛突然慌張地向膠園周圍望了一遍，沉

靜地低下了頭，那把銳利的膠刀從他手上咯地一聲跌在地上了。

好久，好久，他慢慢地向那翻倒的膠桶行去，又慢慢地把那膠桶翻正起來，桶內還有少許的膠液，這對他還有用處，至少還可以買兩串落克草和德馬交。(4)

他默默地用扁担挑起了兩個膠桶和膠絲，雖然是兩個空桶，但却顯得那麼沉重，沉重得使他的心痛苦地抽縮。

他慢慢地跨着他沉重的步伐，陽光強烈地照着他乾瘦的臉孔，山風把他蒼白的頭髮高高地吹起，他走着，走着，眼睛漸漸地模糊起來，一顆眼淚沉重地掉下來。

在淚光里，他看到他的過去，他看到他的一家的辛勞動動的果實在凋落，他被人騙了，五六年的血和汗，經過多少風雨和驚險，然而他得到的是什麼呢？大兒子離開了他，到外地找生活去了，小兒子因為要和他一起工作而輟了學，如今他又跑到那兒去了呢？

五六年前的情景，那帶着美麗希望和幸福的嚮往的圖畫，又一幕一幕地在他腦海里呈現——

那時候，聯邦土地開發局在向農民發出宣傳，對馬來農民特別照顧，要使馬來農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土地，都過着美好的生活。

魯士曼千辛萬苦地向親戚朋友籌了一些錢，然後去找彭古魯，叫他幫助代為申請。

彭古魯是位肥子，戴着一頂白色的哈芝帽，他聽見魯士曼說明來意，斜着眼望了他一下，忙搖手說：“這很困難，很困難，目前申請的人實在太多了。”

魯士曼是一個純樸的農民，但是他也聽見了一些衙門的黑暗，他知道這些人是不會白白為他們做事的，就忙把那沙籠頭的一條手巾解下來，解了很久，才拿出幾張摺得皺皺的鈔票，有紅的，青的和藍的

。 “聽說申請土地須要手續費，這點錢就當我的手續費吧。”魯士曼講得很委婉，他把咖啡錢說成了手續費，因此彭古魯也十分公開地把手續費收下了，這是理所當然的。

“我就試試代你申請吧！能不能申請到，還要看阿拉會不會同情你。”彭古魯也十分婉轉地向魯士曼說，但他也為自己留了條後路。

申請土地之後，魯士曼的臉上常掛着笑容，他逢人就說：“你有沒有去申請政府的土地？我已經申請了。”

過了幾個月，他也跑了幾趟彭古魯的家，但總是還沒有消息，直到有一天他終於收到了一封皇家的信了。

他高興地把信拆出來，但他不認得字，翻來翻去看了幾遍還是看不懂，雖然他不認識字，不過他知道這是申請土地的回覆信。

他匆匆忙忙地向屋裏跑去，差點兒把正拿着木薯片要去曬太陽的迷尼(5)瑪伊沙撞倒。

“什麼事啊？慌慌張張的。”瑪伊沙問他的卡灣。

“皇家的信來了，馬末有在嗎？快叫他看看。”魯士曼喘着氣說。

“在的，他才放學回來呢，讓他看看吧。”瑪伊沙這時也放下了手上的簾箕，跟着丈夫到屋裏去。馬末正在做功課，魯士曼就把信交給了馬末。

“皇家批准了我們的申請了！”馬末看了後一行就這樣叫起來，但是他的高興一下就消失了，他是一個十六歲的少年了，但一到土地開發局分配的山芭去開墾，他知道一定是沒有審議了。

“接下去，接下去怎麼說？”是魯士曼急促的聲音。

“他叫你這個月的三號到七號

的一天去烏必見土地局的烏必塞(6)一下。”馬末說着就把信交給了魯士曼。

魯士曼高興地咧開了嘴笑着，但他一下子發現了馬末又靜靜地做他的功課，像是不為這件事而高興似的而有點驚奇。

“馬末，我對你說，你是不是不高興啊？我們就要有新土地了，難道你不高興。”魯士曼向馬末問道。

“雅，我實在也是高興，只是我沒有像你這樣高興。”馬末回過頭來悄悄地回答。

“我知道你怕到那里沒有書讀了是不是？我說啊，讀書有什麼用，最多是同人吃卡字(7)，如果我們有了接種的膠園，日子就新朗(8)了，還要吃卡字，受人家的氣。”魯士曼一眼就看穿了馬末的內心，馬末也沒有說什麼，繼續做他的功課。

沙答那年才六七歲，還是一個天真的孩子，對於開新苞的事，他倒是十分興趣的，他想樹林里一定有許多美麗的鳥兒，那時候他就可以用他的拉士德，或是用日落冬樹膠膠東摩士煮成的黏液去捉鳥了。

瑪依沙和丈夫一樣，對於新的土地總是懷着希望，對於將來的生活也抱着美好的理想。

那月二號的晚上，魯士曼一夜沒有睡好，他想到明天去見土地開發局的當局人就有點緊張，這對於他是那麼的重要啊！他可以忍耐，忍耐一切，但只要能得到新的土地。

第二天一早他就趕到烏必去了，人很多，他對於這一個衙門十分生疏，不知道那一個部門，樓上或是樓下才是土地局。

他團團地走了一大圈，沒有一個着落，心里有點兒急。就在這時有一個年青人拍拍他的肩膀說：“英仄要找那部門啊？”

“土地局，這里有一封信，你多隆看看？”魯士曼說着忙從口袋取出那封信。

那青年人接過信來，略為看了一眼，又看看魯士曼就說“可以，可以，你跟我來。”

魯士曼以為遇上了一個好心的青年，就十分感激地跟他走了。那青年和他並肩走着，又轉過頭來對魯士曼說：“這些日子來，申請的人很多，要等很久的。”

“要等多久啊？”魯士曼有點急了。那青年看在眼里。

“不過，我可以幫忙你，讓你先，但你也得幫忙我，大家互相多隆。”那青年對魯士曼說。

“我要怎樣幫忙你啊？”魯士曼心里冷了半截，他已經知道對方是幹什麼的。

“怎樣幫助，你大概知道，我們是在這里找吃的。”那青年說。

“二塊錢怎樣？”魯士曼直截了當地說。

“不夠，二塊錢叫我們怎樣分，大的也要呢！”那青年冷冷地乾笑一下說。

“那麼要多少，太多我也給不起。”魯士曼心里有點氣，但他忍耐着。

“四塊錢吧。”

“我只帶一點錢來，三塊吧。”

“好吧，就三塊吧，不要和別人講啊。”那青年人在走廊的轉彎處收了錢，就帶他去烏必。那就是土地局的辦事處了。

有人在問話。魯士曼在等着，他轉頭向四周看看，牆上布告處的軟紙板上釘了幾張令人注目的宣傳畫。他仔細地看看那些畫，畫的是參加土地開發的農民，他們帶着孩子，臉上帶着幸福的笑容，穿得十分整齊美麗。上面還寫上一些文字：“參加土地開發局的農民每月將有三百塊錢或以上的收入，農民能夠擁有自己的土地了。還有另一張是關於土地開發的五年計劃的圖解，有一些統計學的說明，在這計劃將被開發的土地有幾十萬依吉等，開發時期每個農民有六十塊的津貼等等，這一些字，他還懂了一些。

魯士曼看着看着，終於被這些宣傳品陶醉了，他沉醉在一種美麗的幻想里。

“喂，到另一位。”那胖胖的掛着一條領帶的烏必塞在大聲喊着。魯士曼被這突然的聲音沖擊一下

，跳了起來，夢全醒了。

魯士曼站了起來，帶着戰抖和緊張的心情走到了那位烏必塞的桌前。把那些帶來的信和所有的證件兩手捧上。

“坐！”烏必塞帶着命令式的口氣，以一種自以為是肯定的判斷性的眼光向魯士曼望了一眼就對他說。他已經知道了這又是一個渴望着土地的樸實的農民，他們以自己的純樸的良心去推測每個人的心，因此他們根本沒有發現那些騙子所玩弄的戲法。

魯士曼靜靜地坐在那里，身體保持着從來沒有過的平衡，他像一個期待阿拉給予保佑的忠實教徒一樣的心情等待着。

“魯士曼，你的申請書，我們都看過了，將會批准在武吉士拉那。這次土地開發局將分配每戶五畝地，還有土地局建造的房屋。不過必須繳交手續費每畝一百元，共五百元才能生效，到時再行通知。”那烏必塞拿着一張文件在唸着，唸完之後，那肯定式的眼光又望着魯士曼，他已經知道了魯士曼的回答似的，因為許多農民的回答都是一樣的。

魯士曼剛剛聽到烏必塞前面的幾句話，心里充滿着喜悅，然而最後的幾句使他怔住了，那喜悅像水蒸氣一樣消失了。

“要五百元啊！政府不是說免費的嗎？”魯士曼在失望中反問。

“土地是免費的，但並沒有說不必手續費，你懂嗎？”烏必塞有點耐煩地說。

“噢，噢，是這樣……，但是，可以要求減少一點嗎？”魯士曼沒想到還有這一着，但他還是存着希望。

“噢，你以為這是巴剎啊！有價錢可以講的啊！真是不知滿足。政府為了照顧你們農民，給你們馬來人優先權，其他種人是沒有的，要知道土地局每月貸款給你們，到收成才償還。而且不用利息，等五年後，你們的收入扣去償還政府的款項之外，每月還有三百元的收入，到那時候，你們可以坐汽車去割膠了。”烏必塞像個演說家，說得

口沫橫飛。

魯士曼在失望之餘又有了新希望，五六年辛勞的生活一過去，那就是多麼美好的日子啊！這簡直是阿拉多隆了我們農民了，這份禮品無論如何不能錯過了，要想盡一切辦法得到它。

“Tuan，我將盡快來交這筆錢，請你多多照顧，這是今天的手續費”。魯士曼說着拿十塊錢交給烏必塞作咖啡錢，但他爲了照顧到官人的臉子，又可以防止官人反臉告人賄賂，只好說成手續費了。

“不必擔心，不必擔心，這塊土地已註定是你的了。”烏必塞露出了笑容回答，顯得格外和氣和有禮貌，但是魯士曼感到厭惡，而且心痛，這是他從來沒有過的感覺。

那天魯士曼回到了家就悶悶不樂，他想着要怎樣去籌到那五百塊錢呢，這數目不小，不是能夠向親戚朋友可以借到的，他們的處境也和自己一樣，只要早上沒有工作，晚餐就成問題了。

他把這件事和家人說了，家人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因此只好獨個兒和瑪伊沙商量。

“我說啊，就把這塊地賣了，大概有二千塊錢，交了手續費，還能剩千多塊錢，這些錢留着在五六年過程中可以應用。”魯士曼把這看法和瑪伊沙說。

瑪伊沙一向來都附和着丈夫的意見，但對這件事也有她的看法。她說：“這是爸爸留下來的，是我們結婚的紀念物，現在爸爸已經死了，我們怎能把他的遺物賣了呢？”

“但不賣，怎麼去找這筆錢呢？”魯士曼也是有點兒不捨得。

“就去當一當吧，當了，等我們有了錢不是可以贖回嗎？如果賣了就完了。”瑪伊沙說。

“也好吧！五六年後我們就可以贖回了，到那時我們不是可以多得一塊土地嗎？”魯士曼懷着興奮的心情說。

× × × ×

“土地！啊！土地，你終於來到了我們的手里了！”魯士曼的一家人來到了聯邦土地開發局屬下的

武吉士拉邦。

在山坡上望去，那是一片才被開發過的森林，許多乾枯的枝幹還沒有收拾乾淨，一堆一堆地布滿整片曠野，一間間土地開發局的小房屋，遠遠近近地在木材堆中露出了它的身影。

在一望無際的布滿亂木的山坡上，沒有半處可以遮蔭，太陽在縱情地發揮它的威力，叫他們的皮膚發痛，嘴唇乾裂，全身像要被蒸發而枯萎似的難受。

魯士曼的一家人就這樣在自己被分發到的這塊土地上工作。

魯士曼揮着一把五磅重的利斧在斬斷一梗梗雜亂的樹枝，馬末和瑪伊沙在拉着一把板鋸在鋸着枯樹幹，沙峇在飛轉着小鐮刀，斬着一些才冒出頭來的雜草。

他們在烈日下開發一排排的樹膠格，每排路約間隔二十呎，這是以後插種樹苗時的路，按照翻種局的規格來工作的。

那些被除去的東西，一起堆到間隔的地方，然後放火，把它們燒了。

烈日和烈火在相爭它們的威力，魯士曼的衣服全被汗水淋濕了，他乾脆把衣脫掉了，赤裸着上身，結實的手臂上綁着一條七彩綫織成的布圈，據說這是可以避邪的。

瑪伊沙拿着一個鍋到山坡下的水溝里去拿水，因為帶來的水早就喝光了，只好喝“龍溝”水了。她盛了水回來，就把鍋放在烈火中去煮，一下子水就燒了。

他們每天早早就出門工作，天黑才回來，就這樣，他們辛勤勞動了一個多月，那些亂木已接近收拾完了，樹膠苗的路也接近開好了，等待樹膠苗來的時候，挖坑下種了。

這一天，他們照舊去工作，但是魯士曼却意外受傷了。

那時快到中午休息吃飯了，魯士曼想把最後的一些木枝破斷，他揮着利斧向一枝彎曲成弓型的木枝斬去，那樹枝被斬斷了，削尖的一端迅速地和他的額角飛來，那彎曲的樹枝構成一股強大的彈力，魯士曼手中還握着那把利斧，想閃避的

念頭才在腦子浮現，額角上已經發出了一聲輕響，一截樹枝跌落在地上了。

魯士曼感到一陣刺痛，正想拿手去摸一下額角，但鮮血已經一滴一滴地落下來了，他忙用手把額角按住，但是鮮血還是從手縫里湧出來，流到面上和身上，魯士曼成了個血人了。

瑪伊沙正拿鍋在煮水，當她看見了魯士曼，把水鍋也丟掉了，馬末和沙峇也跑了過來。

瑪伊沙忙從身上的衣服撕下一塊布來，替魯士曼按住傷口，但鮮血一下就把那塊布染紅了。

“是中午的時候了，血流難止啊！怎麼辦呢？”瑪伊沙焦急地說。

沙峇呆在那里，他驚嚇得像要哭出來，嘴唇都白了。

“馬末，去看看附近有人嗎？請他來多隆一下。”瑪伊沙對馬末說。

馬末正轉身跑去，就和一個人撞個滿懷，他馬上就停了身向這人看看。他和一個馬來農民，大概也是土地局的耕種者，他的年紀約比他爸爸大一兩歲，頭上戴着一個破皮帽，高高的額頭下有一雙慈祥的眼睛，他的手一隻握着巴冷刀，一隻握着許多植物的心葉，他的嘴在嚼咬着，一會兒又把一些植物的心葉送到嘴里去。

“伯吉，阿雅受了傷。”馬末說。

那農民點點頭，沒有說話，他的嘴咬嚼得更快。

“在額角上，流血不止。”馬末又補充了一句。

（待續）

註釋

- (4) 爪哇烟
- (5) 老婆
- (6) 長官
- (7) 受薪
- (8) 輕鬆
- (9) 是的
- (10) 粗話





部隊通訊

解放軍殲滅大批敵人 粉碎了馬泰反動派的聯合進攻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七月廿九日廣播）活躍在吉蘭丹泰國邊境地區的我軍某部，在六月中到六月底的半個月時間里，勝利地進行了反“圍剿”戰鬥，殲滅了大批敵人，粉碎了馬、泰反動派的聯合進攻。

我軍在吉蘭丹泰國邊境地區，同人民群眾結成了血肉相連的密切關係，勝利地堅持了長期的武裝鬥爭。馬泰反動派對此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它們對我軍接連發動瘋狂進攻，並對當地群眾不斷進行殘酷迫害，企圖消滅人民革命武裝力量。但是，在英勇善戰的我軍面前，在堅決擁護和支持我軍的人民群眾面前，它們的一切陰謀，都遭到了可恥的失敗。

近年來，我軍的發展壯大，使敵人更加驚慌。最近，它們在一番密謀策劃之後，出動了一千四百名軍隊，又一次對我軍發動所謂“聯合圍剿”。

正當我軍和人民群眾準備熱烈慶祝抗英民族解放戰爭二十四週年的時候，敵人的軍事行動開始了，我軍立即英勇地投入了反“圍剿”的戰鬥，運用機智靈活戰術，給來犯的敵人迎頭痛擊。激烈的槍聲，震撼大地的地雷爆炸聲，匯成了慶祝節日的禮炮。在我軍的鐵拳的打擊下，敵人的“圍剿”又一次以失敗告終。

在這次行動中，敵軍分成多路進犯我軍駐地。

六月十六日，有一支所謂馬泰聯合巡邏隊約一百六十人，向我軍的一個駐營地竊動，一路上東張西望，鬼鬼祟祟。它們越是接近我軍駐營地，就越是胆戰心驚，既害怕受我軍襲擊，又害怕踩中我軍的地雷和陷阱。因此，它們移進的部隊，簡直慢得像烏龜一樣，十分鐘的路程他們却走了一整天。敵人就這樣爬了四天，剛巧在六月二十日那一天，才到達我軍駐營地。可是，我軍早已轉移，並在轉移之前，巧妙地布置了陷阱和地雷陣，等待敵人前來送死。當敵軍發現這是一個

空營地時，才在猛烈的火力掩護下，壯起胆來，發起沖鋒。走在前頭的一個拉扎克偽軍的軍官和幾個敵兵，有的沖進了陷阱，有的踩中了釘板死的死、傷的傷，把後頭的敵軍嚇得失魂落魄。敵人花了好大氣力，才攻佔了我軍放棄的這個空營地。

敵人進了空營地，就忙着運送傷兵，這時，敵軍在慌亂中又踩中我軍埋設的地雷，被炸死炸傷了一批，這股敵軍連解放軍的影子也沒看見，就已遭受四死九傷的損失。第二天，便狼狽逃竄。

六月二十四日，敵人投入了更多兵力，進行反撲。敵軍儘管人數更多，但士氣低沉，非常害怕我軍的陷阱和地雷。它們不但行軍的速度更慢，還採了保命的措施，拼湊了由多名所謂軍火專家和敵軍組成的搜索隊，小心翼翼地摸索前進，却仍然逃脫不了挨炸的命運。

廿六日，我軍埋設的地雷偏偏在軍火專家面前開了花，炸死炸傷了三個軍火專家，一個偽軍軍官和幾個敵兵。軍火專家踩中地雷的消息一傳開，敵軍更加心驚胆戰，爬得比烏龜更慢了。但是，解放軍的地雷是防不勝防的。一批走得精疲力竭的敵軍，一到達我軍的空營地，就圍着爐灶準備煮東西吃。突然轟隆一聲巨響，我軍的地雷又爆炸了。當場把七個敵軍炸死炸傷。另一批敵軍又踩中我軍的地雷，被炸死炸傷了五個。

我軍在大擺地雷陣的同時，還派出突擊隊，向敵人發動突然襲擊。廿七日晚上八點，我軍一支突擊隊，神出鬼沒地摸到一支馬泰偽軍聯合巡邏隊的駐地附近，向敵人猛烈射擊，打得敵人死傷累累。敵人

遭到突然襲擊，頓時亂成一團，二十分鐘後才敢開火，我軍早已安全轉移了。慌慌張張的敵人，在黑夜中却自己打自己。拉扎克集團的偽軍和泰國反動軍隊，相互火拼，造成更多傷亡。這一股敵軍死傷慘重，還有很多四出逃散真是狼狽不堪。

當晚，儘管它們向附近據點的敵軍求援，說什麼“已被共產黨包圍”，但據點的敵軍不敢出去支援，只敢躲在據點里，盲目開炮。為挨揍的敵軍也為它們自己壯壯胆子而已。

廿八日，敵人的直昇飛機飛來飛去，運載傷兵和屍體，足足忙碌了一整天。

為了虛張聲勢，掩蓋敗績。敵人不斷地開炮轟擊森林。三十日，各路敵軍灰溜溜地撤走，敵人就這樣無可奈何地結束它們的所謂聯合“圍剿”。

儘管敵人採取種種卑鄙手段，企圖嚴密封鎖我軍打勝仗的消息。但是，這是徒勞的。敵軍連挨炸的消息；甚至連所謂軍火專家也挨炸的消息；解放軍夜襲敵人駐地，把敵軍打得落花流水的消息；都很快地傳開了。許多敵軍也在群眾面前發半騷。無意中洩漏了敵軍的敗績，暴露了它們狼狽的醜態。有一個被地雷炸瞎了雙眼的敵軍軍官哭喪着臉說：“活着也沒有用了”，並且拔出手槍準備自殺。有一個踩中釘板的敵兵對群眾說：“共產黨的祕密釘板很厲害，今後不再當鬼兵了”。

解放軍的勝利戰鬥給群眾以巨大的鼓舞，人民群眾紛紛傳頌着我軍英勇殺敵的喜訊，並且熱烈祝賀我軍的勝利。

村村喜氣洋洋，處處一片歡騰，給節日增添了無比熱烈的氣氛。我軍同人民群眾一道，就在這無比熱烈的氣氛中歡慶抗英民族解放戰爭二十四週年。



越南南方共和外交部 責美帝的滅絕性戰爭

河內八月五日消息：據越南南方解放通訊社報導，越南南方共和外交部八月三日發表聲明，譴責美帝企圖在越南境內進行“滅絕性戰爭”。

聲明說：七月四日夜間，美國出動B-52型飛機向廣治、承天投下了四千多噸炸彈，並且從七月十日到十七日，三十一次使用含有化學毒藥的炸彈和炮彈襲擊這兩省的居民稠密區，使數以千計的人民嚴重中毒，許多人死亡，其中大部份是兒童、婦女和老人。

聲明接着指出：“美國飛機夜以繼日地連續襲擊廣治市和廣治古城這一面積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地區，發射了數萬發炮彈，投下了數千噸各種炸彈，其中包括七噸重的炸彈、凝固汽油彈、磷質彈、含有化學毒藥的炸彈，旨在毀滅這個地區的一切生物。”

聲明指出，美帝國主義的這些戰爭行徑，表明尼克松政府在失敗的情況下，更瘋狂地強化襲擊平民的全面戰爭，製造比希特勒法西斯集團還要嚴重多倍的滅絕種族、滅絕生物、滅絕生態的罪行。

美最大規模反戰示威 將在共和黨提名日出現

華盛頓八月五日消息：反戰組織領袖——戴維斯為抗議美機轟炸越南堤壩而舉行的絕食鬥爭，已經進入第八天。

戴維斯說：我們決不能讓尼克松對越南堤壩進行有系統的轟炸而袖手旁觀；也不能等待辯論轟炸是有意還是無意的，一千五百萬人民的生命、家園和莊稼不能等待辯論的結果。

他說，在八月二十三日（尼克松接受提名演講的日期），反戰群眾將包圍共和黨大會的會堂，以護

越南華僑聯合總會聲明 譴責美帝轟炸海防

河內八月五日消息：越南華僑聯合會就美帝國主義對海防市進行毀滅性轟炸，殺害越、華人民，發表了聲明。

聲明說：尼克松集團違背美國曾經作出的，無條件停止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轟炸和其他一切戰爭行動的保證，近四個月來，派遣飛機和軍艦極其野蠻的襲擊河內、海防、南定和其他許多地區，摧毀了不知多少房屋、寺廟、醫院、學校、堤壩，給成千平民造成了傷亡，其中有許多越南華僑。”

聲明說：“尼克松政府毫無人性的野蠻行動，自我暴露出全世界人民的頭號敵人——美帝國主義的兇惡嘴臉；尼克松集團的滔天罪行，在世界輿論面前，自我揭露其所謂美國並沒有襲擊居民稠密區，並沒有襲擊堤壩的無恥論調。”

越南華僑聯合會總會向國內外輿論，強烈譴責和指控尼克松集團的毀滅性戰爭行動，並呼吁世界愛

日本反戰人士示威 阻美運坦克往越南

橫濱八月七日消息：今日，日本一千多名工人學生，繼續在東京以南橫濱市美軍軍用碼頭附近街道上展開靜坐示威，以阻止美軍坦克運往越南。

據日本社會黨神奈川縣支部宣稱：估計有一千名工人與學生參加昨晨開始的示威行動。是項行動，旨在阻止在此間美軍補給庫修竣的四架坦克及一架裝甲車運往越南，殺害越南人民。

日本工人與學生的靜坐示威行動，經已迫使美軍當局，將這些坦克撤回東京西南二十五哩的相模原美軍補給庫。

尼克松知道，他的接受提名演講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都是違反民意的。

他說，這一天將會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反戰示威日。

好和平和主持正義的各國人民，堅決行動起來，制止尼克松集團的殺人血手。

聲明最後呼吁全體越南華僑，化悲憤為力量，熱烈響應孫德勝主席的號召，與越南各族人民團結在一起，肩並肩，為打敗美國侵略者，解放南方、保衛社會主義北方，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泰愛國軍民殲滅偽軍警

〔北京八月六日訊〕據“泰國人民之聲”電台報導，泰國南部和北部的愛國軍民最近消滅了一批反動軍警。

在南部，博他侖府愛國軍民七月二日搗毀敵人一座警察署，並燒燬了二十一間警察宿舍。這個府的爱國軍民在七月七日又伏擊了敵人的一支軍隊，據初步消息，有十三名敵人被打死，七名被打傷，並繳獲一批槍枝和彈藥。七月中旬，這個府的爱國軍民曾兩次伏擊敵人，消滅反動軍警多名。洛神府的爱國軍民曾在七月五日和二十六日兩次襲擊敵人軍警，殲敵七名。

在北部，清萊府愛國軍民六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在湯縣接連伏擊敵人，用地雷炸死炸傷敵人十一名。六月二十八日，難府人民解放軍在一條公路上打死敵人四名，打傷多名。七月十八日，人民解放軍在彭世洛府汪通縣襲擊敵人的一個“鄉村自衛隊”據點，消滅九名敵人，繳獲全部武器。

（接第五版）
硬地要工人提高工作效率，因此，造成工傷事故日漸增加。

由于工傷事故的不斷增加和人民指責反動政權沒有關心工人的安危，因此，反動政權就假惺惺地叫喊什麼“工業安全的重要性”。並採取一些所謂工業安全措施，如工人戴鋼盔等等。但是工傷事故依舊不斷地增加。所謂高超的工業安全措施，到底在那里呢？





“全民就業”漏了氣

不久前，有人因失業而自殺，這個事實像一把尖刀，刺在“全民就業”的汽球上，這個汽球受此一擊，破了一個窿，眼看就要漏氣了。傀儡政權因此忙派僑勞工部來修補。

僑勞工部說，現在已經進入“全民就業”的階段了。但是有些人找職業時，挑挑剔剔、高不成低不就，結果弄到自己失業。照它這麼說，有人失業，並不是傀儡政權政策的結果，也不是它們的責任，倒是失業者自己理虧。此種論調，真是可惡之極！

現在，它們不但把責任推得乾乾淨淨，而且又洋洋得意地吹起“全民就業”來。但是，在欲漏的汽球上，貼上一塊黑膏藥，就能阻得住漏氣，阻得住“全民就業”幌子的被揭穿麼？事實將是最好的答案。

(接第二版)

月二十日所發現的五百萬元損失，也是一筆“龐大的數目”。為什麼李光耀政權不及時採取行動呢？李光耀政權沒有及時採取行動，難道不是證明李光耀集團不是真正關心人民的龐大損失嗎？

所有這一切，證明行動黨所誇耀的對若干票據公司採取行動以保護票據會員的利益，這完全是無稽之談。李光耀集團為它的過遲的行動進行辯護，只能進一步暴露它的虛偽和欺騙人民的意圖。

李光耀集團現已下令所有不足够資產以抵銷債務的票據公司，都必須停止營業。在一定情況下，這是必要的。然而，據報導，有一些受影響的公司可以增加基金來償還債務。要是這樣的話，為什麼不讓這些公司有一個機會以試圖償還他們所欠會員的會銀呢？在政府的嚴厲監督和管制下，還是有可能讓一些會員拿回他們的全部損失，或至

如此“迎新會”

南洋大學是一所民辦的華文大學，自從李光耀傀儡政權壟斷校政，變質兩大以來，校內歪風遍吹，色情、下流的“玩意兒”大行其道；這是早有《大學生活》的文章為証的。

近來，新學年剛開始，各什麼會之類的組織，大開“迎新會”，X中學兩大校友也不落人後，開了“迎新會”歡迎來自母校的新同學，還特地邀請其母校的新舊校長出席。

這個“迎新會”的節目，確實有點標新立異，但却不免下流當有趣。僅“傳紅包”這個節目，就可見其下流無恥之一斑。

紅包傳開了，一個“幸運兒”拿到紅包，拆開紅包站在“麥克風”高聲朗讀紅包內的字條：“送給你認為最美麗的小姐”，這個幸運兒心目中以為“最美麗的小姐”是母校新女校長，於是轉送給女校長，女校長得此榮銜真是高興得不得了。

根據規定，“最美麗的小姐”少比現在所能拿回的還要多。

在目前的情況下，票據會員希望從票據公司拿回即使是一小部份的錢，也是很微渺的。怪不得每個人都會對李光耀集團感到極端憤怒！而李光耀是知道這一點的。

李光耀為大金融資本家的利益服務

為什麼李光耀集團要採取行動對付票據公司，而又是在大選即將到來的時刻對付呢？

原因是行動黨不得不要採取行動，它們被迫採取行動，並不是要保護人民的利益，而是要保護大銀行和大金融公司的利益！

眾所皆知，票據公司的蓬勃發展，從銀行和金融公司搶去了龐大的生意，從而使大銀行和大金融公司的營業利潤大大減少。為了照顧大銀行家和大金融家的利益，所以便向票據公司施壓力，使目前投資在票據公司的錢款流回銀行里去。如果星加坡要吸引紐約、倫敦、東京和其他地方的金融家前來投資而成為東南亞的金融中心的話，這步驟尤其重要。

還必須從紅包里再抽出一張紙來。這位“小姐”把紙抽出來了，可是却呆在那兒不知所措，主持的那個傢伙慌里慌張地連聲說“搞錯了”，節目就此中斷了，大家莫名其妙。

過了好一會，紅包才繼續傳。雖然再沒有聽到“送給最美麗的小姐”的聲音，可是“送給皮膚最白的小姐”、“送給迷你裙最短的小姐”的聲音却不絕於耳。

既然這麼下流無恥的東西都能讀，女校長的那張為何不能讀，諒必那張的文字比這些聽得到的更下流、無聊，色情的成份更濃，使這位老小姐太難為情吧！

堂堂大學生的迎新會是這麼樣的，難道這就是“南大納入軌道”？阿彌陀佛，若真是這樣，可應當感謝李光耀傀儡政權的“英明統治”了。

同時，大家都知道有一些票據公司，不過是以營業為名，而行欺騙之實，當然他們遲早一定會宣布破產的。李光耀政權明顯的不能允許這些“大騙子”繼續經營，而進一步的影響它們的“政治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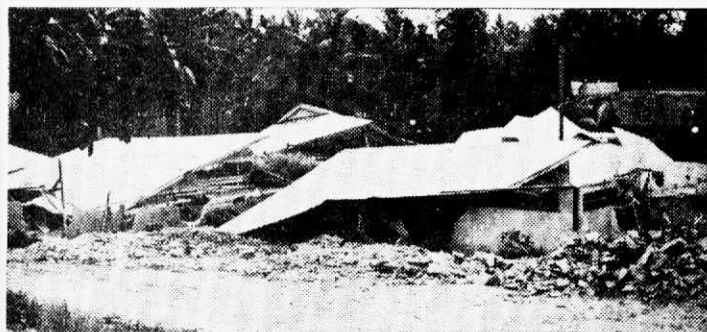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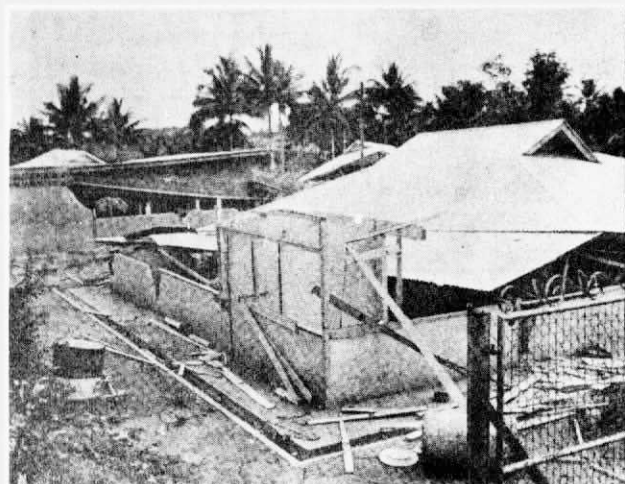
所以，它便對某些票據公司採取行動。這樣，李光耀政權希望：(一)阻止票據公司的進一步發展，從而替大銀行家和大金融家的利益服務；(二)鼓吹行動黨是一個所謂的“有效能、忠誠、廉潔的政府”；(三)企圖欺騙人民，使人民以為李光耀集團是所謂“照顧”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的政府！

然而，社會的發展往往不以反動派的願望為依歸。票據公司事件的全部過程（這是反動派內部矛盾的反應），只能再度暴露李光耀政權的反人民本質，實際上它們只為外國壟斷財團和本地大資本家的利益服務！

這是人民所應吸取的另一教訓。

傀儡政權 的滔天罪行

自從李光耀當上星島的總管，在星島進行法西斯獨裁統治以來，各階層勞動人民在這個傀儡政權的魔掌下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傀儡政權肆無忌憚地開槍殺人、抓人，欺壓善良的老百姓，向老百姓進行敲榨和勒索；它們也橫蠻無理的摧毀小販的攤位，毆打和逮捕“霸王車”司機，逮捕政治對手和報人、並施以無期徒刑式的監禁，放火燒燬民房和明目張胆的拆毀民房……總之，它們幹盡了人間的一切壞事。本月一日，法西斯當局又施展淫威，進攻羅弄宋怡的十多間民房，把人民含辛茹苦建立起來的家園摧毀，使整百人無家可歸。



↑李光耀傀儡政權出動上百名法西斯暴徒，把人民群眾剛建立起來不久的家園摧毀殆盡，它們罪大滔天，令人切齒。上面二幀照片是被摧毀後的情景。



人民的利益！
家人露宿在露天之下，還說什麼「照顧人
光耀傀儡政權不顧人民的死活，迫他們一
→看！在反動法律之下，狼心狗肺的李



↑在拉扎克傀儡政權的法西斯軍事統治下，壟斷財團及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對廣大工人的剝削越來越厲害，因此，工友們的罷工鬥爭就如星火燎原，持續不斷。這是在兩個星期前吉隆坡暗邦路依亞沙直工友們展開罷工行動之影。

星 火 燎 原 罷 工 鬥 爭



友對鬥爭充滿着信心。
！金獅五金製造廠的一百多名各族罷工工
爆發的活火山，罷工鬥爭，此起彼伏。看
本家剝削工人的天堂，但它也是一座行將
八打靈再也衛星市，它是外國壟斷資



昂啊！
也德昌製造廠百多名罷工工友的情緒多高
人階級的生活才得以改善，看！八打靈再
有團結一致，才能改變這吃人的社會，工
←各族工友都是同一條藤上的苦瓜，只



↑儘管拉扎克傀儡政權的野蠻鎮壓和不准工人罷工，但是罷工鬥爭還是頻頻的發生，八打靈再也德成隆運輸公司的罷工鬥爭已堅持了一個多月，看！這是在罷工現場的部份工友。